

笑语伴着泪飞

蔡秀词

我就这么躺着，让思绪漫无边际地漫游，我甚至
集中精力去想一件事，方般情绪一下子涌向心
哭，心中泛起的是嘲笑，想笑，嘴角涌
苦涩的滋味。我也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
泪、欲笑无声、欲说还休啊。



青岛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笑語伴
淚雨
飛

蔡秀
詞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國家一級出版社
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笑语伴着泪雨飞 / 蔡秀词著 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 , 2012.12

ISBN 978-7-5436-8943-5

I . ①笑… II . ①蔡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…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3256 号

书 名	笑语伴着泪雨飞
著 者	蔡秀词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 (兼传真) 0532-68068026
鲁权图字	15-2005-018 号
责任编辑	杨成舜 E-mail: ycsjy@163.com
封面设计	胡椒设计
版式设计	吴传友
照 排	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大 32 开 (880mm × 1230mm)
印 张	8.25
字 数	170 千
书 号	ISBN 978-7-5436-8943-5
定 价	25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532-68068629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当代小说 畅销

第一章

CHAPTER 1

现在该到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一切都来得太晚，因为我毕竟四十五岁了。等待这一切结束之后，我想我会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，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太晚。当然，或许一切都还太早，我毕竟才四十五岁，如果重新设计生活的话，我想一切还来得及。只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。

当一切烟消云散之后，当过去热热闹闹的场景都过去之后，当亲戚朋友都离我而去之后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落寞，好像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，在长吁一口气之后却又感到心中空空荡荡。这些人中包括我年轻貌美的妻子。尽管她一再声称要与我同甘共苦，但我却不愿她跟我受苦。她还年轻，应该有自己的未来。尽管这有些不近人意，但我还是把她赶回了她的父母身边。好在我还有一个人可以依靠，那就是父亲。如今父亲一个人在农村老家，守着那幢老宅和我母亲的坟茔。

现在我要把我的儿子交给父亲，让他去按照他的方式设计孙子的未来，就像当年他安排我的未来那样。当然我可以把儿子交给其他人，但我不放心。我已经失去一次机会了，不想再犯错误。我的儿子已经被美国的生活方式毒害了。那曾经是我一直孜孜以求的生活方式：民主、自由、颓废、随心所欲。但我与儿子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不沾毒品。记得当初我的企业正红火的时候，市里一位领导提议我当人大代表，我谢绝了。我五毒俱全还有什么资格当人大代

表？

父亲今年七十二岁，身子骨还算硬朗。几天前，当我提出想把儿子交给他时，我还有些犹豫，可他满口答应了，他告诉我，这没问题，你知道我行！我知道父亲行，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，不是担心他的身体，而是他是否能够管教他的孙子。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，这条鸿沟一边连着美国，一边连着中国大陆，中间隔着太平洋。再说父亲不会像当年对我们兄弟那样动不动施以拳脚，他对孙子非常宠爱，这也是我所担心的。但父亲坚持说他行。他说他要把他的孙子教育成一个有出息的人，就像当年教育我那样。父亲说这话时，我的脸一下红了，我让父亲失望了。父亲也许还不知道他一向为之骄傲的儿子垮了，他的企业负债累累，等待着命运的发落。

我从没有告诉父亲这些，我怕他为我担心。可父亲似乎什么都知道了，他对我说，走路总有跌倒的时候，爬起来，小三！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！

父亲喊着我的乳名，要我爬起来。

我没有见到母亲。父亲说母亲生下我就死了，可以说是我害死了自己的母亲。这也成了父亲憎恨我的主要原因，为此在我的幼年时代没有少挨父亲的打骂。从父亲对我的打骂中，我明白了父亲对母亲的爱。我想，当初父亲是宁愿失去我而不愿失去母亲的。

从父亲的叙述中，我得知自己出生在棉花地里，那是农历七月初，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。地里的棉花已经绽开花蕾，母亲腆着大肚子在地里采摘棉花。尽管没有确切的预产期，父亲和母亲还是预感到他们的小三将在近日出生。因而当母亲挎着竹篮要到棉花地里去捡棉花时，马上被父亲制止了。父亲说，这些天你哪儿也不许去，就待在家里，把小三平平安安地生下来。母亲对父亲一向言听计从，可这一次她似乎有了自己的主意：我也不是头一次生孩子，哪有那么娇气？到时候我晓得照顾自己的。父亲大手一挥，表明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可母亲坚持说，棉花已经炸桃了，要是遇上一阵雨就烂到地里了。父亲说，那就让它烂去。

母亲看上去似乎屈服了，但当父亲前脚离开，母亲后脚就出门了。母亲是那种绵里藏针的女人，一旦选定目标就会勇往直前，义无反顾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哪怕这个目标是错误的，母亲也在所不惜。这是父亲对母亲的评价，也是母亲往往会做蠢事的原因。我想我的性格并非是受父亲的遗传，而完全是母亲的遗赠。因为我也是一个一旦选定目标就勇往直前的人，因为我也做过许多蠢事，也

是不听劝告的人。因为这种性格我曾经获得过巨大的成功，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；也因为这种性格我才一败涂地，输得两手空空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不知道应该是感激母亲还是应该恨她。

反正母亲那天去了棉花地。如果母亲那天不去棉花地，我可能还要晚几天出生。正是那天的毒日头、棉花地里的高温以及刺鼻的农药味儿让我烦躁不安，才想从母亲肚里跑出来吸一口新鲜空气。可以想象，在那个日正中天的正午，我是如何在母亲肚子里乱蹦乱跳，把母亲折腾得够呛。母亲迅速蹲在地上，解开衣服，双手撑地半卧着，希望我同我的姐姐哥哥一样顺利出生。但我没有，不，我想我不是故意要让母亲痛苦，而是迷失了方向。因为我不是头向着出口，而是先试探性地伸出了脚。母亲一定大声地呼喊过，但周围没有人，因而在最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，母亲却孤立无援。

后来我终于出生了，在棉花地里，却给母亲带来巨大的痛苦，使得母亲大量出血，但母亲还是强忍巨痛用石头砸断了脐带，使我不至于窒息而死。

我的父亲收工回家后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，他骂了一句粗话之后便直奔棉花地。父亲望着一望无际的棉田却不知道母亲在哪儿，他声嘶力竭地喊着母亲的名字，大名或者小名，那样子就像一只失去同伴的受伤的独狼，声音嘶哑而又绝望。父亲从山冲最下面那块棉田开始寻找，一块接着一块，三四米的田坎父亲总是一呼而上。而我的母亲已经不能回答他的丈夫了，她因失血过多而命丧棉田。后来正是我微弱的哭声才将父亲引了过来。当时，父亲压根儿没有理睬哭泣的儿子，而是抱着妻子的遗体失声嚎叫。

尽管遭到父亲的憎恨，我还是顽强地成长着。我想，如果小时候我若是生一场大病的话，一定会幼年夭折，死于非命。可我一直没有生病，即使冬天，因为没有鞋穿不得不赤脚在雪地里行走，我也没有感冒。我那顽强的身体似乎在跟父亲赌气。我不记得父亲给我添置过新衣，即使过年父亲给姐姐、哥哥和他自己买了衣服之后，也“忘”了给我买一件。为此我偷偷地哭过，非常伤心。有一次我甚至为此想到了死，我拿了一根麻绳来到后山上，在一棵碗口粗的树下，一个人哭了很长时间。我想，如果母亲在世的话，她一定不会这样做。在哭过之后，我将麻绳套在树枝上。我想当时我是多么不想死，因为我做这事一直犹豫、伤心欲绝。也许我命不该绝，当我纵身一跃将麻绳套进脖子的一刹那，树枝突然“嘎”地一声断了，我因此摔了下来。不过我也差点被勒死，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这次自杀未遂留给我终身的记印，时至今日，每当我遇到难解的问题时总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，而这时我也会不由自主地去摸一摸自己的脖子，似乎那根麻绳还在，而脖子上清晰地留下勒过的痕迹。

这件事发生在我七岁的时候，也就是我刚刚记事的时候。可以说在我所有的情感里，最早被唤醒的便是自尊心。如果你想唤醒某种情感的话，也许用相反的方法更有效。这是我的切身体会，这也

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杀，它以失败告终。在此后的岁月里，我遭遇过许许多多厄运和不幸，但我都挺过来了，再也没有想去自杀。这件事亦让我明白，自己有一颗坚强的心。

我虽然自杀未遂，但我毕竟不是铁人，也有生病的时候。我终是病了，得的是感冒。我想这次必死无疑，因为父亲压根儿不带我去看医生，就连农村的赤脚医生父亲也不让我去。父亲说，感冒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七天后自然会好的。我没有熬到第七天，在第四天的时候因持续高烧我的嗓子已说不出话来。那一天傍晚，父亲收工回来，姐姐做好了饭一家人正准备吃饭。父亲突然想起我来，问小三怎么感冒还没好？哥哥说，小三烧得厉害，身上烫手呢。父亲这时端着一盏煤油灯来到我的床边，伸手摸摸我的额头。嘴里骂开了：狗日的，真没有尿用，连一场感冒也抗不住。父亲还问我哪儿不舒服，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父亲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背起我就往镇医院跑去。

我们家距镇医院有十六里路，都是山路，虽然简易公路早就修到了家门口，但除了偶尔有拉木材的大卡车外，什么车也见不到，更别说班车了。尤其是在晚上，公路上连个人影也见不到。我躺在父亲的背上，身体软弱无力，像一滩泥巴贴在父亲身后。而且是一滩滚烫的泥巴，那种从火山上流下的熔浆，其热度似乎要把父亲整个儿融化。那时已是深秋，夜晚已有逼人的寒气，山里许多人已经穿上了冬衣。父亲虽然没穿过冬的棉衣，但他的秋衣很快就湿透了，湿得能够拧出水来。

父亲就这样背着我走了十六里山路，然后来到镇上医院。用了多少时间我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，当我们抵达医院时已经很晚很晚

了，大概是子夜时分，因为医院已经大门紧闭，连值班的医生、护士都睡了。父亲先是用拳头敲着大门，后来干脆用脚踹。父亲把大门踹得哐当作响，摇摇欲坠。二十分钟后总算有人前来开门。我想，若是没有人来开门的话，父亲会把整个医院踹倒的。开门的是一位肥胖的女人，她的怒气似乎比父亲还大，她放大的嗓门比父亲刚才踹门的声音小不了多少。不过她很快就闭上了嘴巴，因为她看到了父亲那充满怒火的眼睛和那双不断挥舞的拳头。我敢说，她要是再说上半句，父亲一定会上前扭断她的脖子。

快去把医生叫来！我的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饶不了你们！父亲吼道。

护士不再说什么，乖乖地喊人去了。

当医生赶来时我却突然能够说话了，感冒也好了，浑身轻松，完全痊愈了。医生还是给我做了例行检查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我的突然痊愈让父亲非常难堪，因为他不得不接受医生和护士的冷嘲热讽，尤其是那位肥胖的护士，她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，父亲有言难辩。回家的路上，父亲还在埋怨我：你好的可真是时候。

在闲得没事的时候，父亲会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跑到张寡妇家。这个我一向称呼为张婶的女人，三年前死了丈夫，留下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交给张婶抚养。除了四张只会吃饭不会干活的嘴外，还有因治病留下的一屁股债。在张婶的男人死后，村里曾有人撮合父亲与张婶重新组成家庭，考虑到双方加起来共有七个孩子，两人都退缩了，背地里却做起了露水夫妻。

当一些流言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，我并不相信这是事实。我知道父亲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，但父亲是那种敢作敢当的人，不可能干一些偷偷摸摸的勾当。这也难怪，我当时只有八九岁，不可能理解人性的复杂性，不可能理解性欲对一个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，尤其是对一个已婚男人。后来村里又发生两件事，对此我依然不能理解。一件是一个青年男人强奸一位“上山下乡”女知识青年，据说这个女知青曾大声呼救，因周围没有人而使那个男人强暴得逞。事后这个男人逃往一座大山中，两天后被公安人员擒获。这个男人后来被枪毙了，代价似乎是太大了。让我不可理解的不仅是这个男人为何要去强奸一个女人，更让我不可理解的是这个男人有老婆，并有一个女儿。另一件事是一个年方十九岁的女孩与一个四十多岁的已婚男人偷情，因东窗事发，双方殉情自杀。

流言很快在村里传开了，几乎妇孺皆知，唯独我们兄妹三人被蒙在鼓里。事情往往是这样，因为当局者迷嘛。

不过，很快我们还是发现些端倪，隐隐地感觉到什么东西存在。

因为有一天，我在学校的操场玩耍，看到对面公路上父亲拎着两条鱼往家里走。尽管那公路和我们学校的操场中间隔着一个水库，足有一里路远，但我不仅清楚地认出了我的父亲，还看清了他手中的鱼。这也是那天放学后我早早回家的原因。在猪肉供应紧张的时候，鱼自然成了我的最爱。当天傍晚，当我兴高采烈地坐在饭桌前时，却始终没有等到那两条鱼出现。我问姐姐，鱼呢？姐姐显得莫名其妙：什么鱼？我说，我明明看见爸拎了两条鱼的。还没有等到姐姐反应过来，父亲就拿起我的碗，一扬手臂将一碗饭扔到了屋外，且恶狠狠地对我骂道：你个狗日的要是不想吃饭就干脆滚出去！待我起身时，父亲迅即站起来对着我的屁股猛踹一脚。我一个踉跄，头险些撞到厚厚的大门上。

这是那些年来，父亲对我发火最大的一次，也是最出乎我意料的一次。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把鱼送给了张婶，即使我知道了亦不能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更不用说，为我的一句话父亲为何发那么大脾气了。应该说，近年来父亲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，尤其是学校把我看作神童之后。我在学习上确有过人的天赋，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，如果我的试卷上只有九十九分，我一定会追问老师那一分扣在什么地方。而老师的回答往往是字迹潦草或卷面不清洁所致。

父亲开始并不相信我是什么天才，他宁愿将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哥哥身上。哥哥学习成绩确实不错，但与我相比他只是一个读死书的家伙。一个靠勤奋取得好的考试分数的学生，一旦不努力，他的成绩就会一落千丈。而我显然不是那类人，我上课从不认真听讲，成天玩玩打打，但仍然是全班第一。我就是“龟兔赛跑”中那只骄傲的兔子，只是我不会让乌龟去得第一。

我七岁半才入学，入学的时候是春节以后。也就是说小学一年级上学期我没有上，入学后直接进入一年级下学期。父亲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读书。“读书无用论”的观念早已在父亲心中扎了根。父亲说，种田人靠力气吃饭，再多的学问管个屁用？作为一个种田人，一是要能够从一数到一百，二是知道钱的面值就行了。父亲原打算只让我读半年书，把这两样学会后就回来放牛。由于是下学期才入学，因而我是没有课本的，整个教室五十多个学生中只有我没有课本。老师让我与邻座的同学合用一本课本，开始是一位男同学，他只有在老师注意到我们时才把课本摆在两人都能看到的地方，当老师背过身后他会迅速将课本移到一边，后来他甚至故意不让我看到课本。老师显然发现了他的诡计，后来我被调到一位女同学身边，而这位女同学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她有时比那位男生还坏，她提出要我每天带一个诸如红薯、饼干之类的礼物给她作为交换，否则我休想看到一个字。

记得在入学两个月后，班上进行了一次期中考试，这次考试改变了我的境况。那次考试我得了第二名，这对于一个晚上半年学，又没有课本的学生来说是多么不容易。我的这个成绩让班主任江老师喜出望外，他动员数学老师亲笔为我抄了一本数学课本，而他也亲自为我抄了一本语文课本。那两本课本都是用麦草纸抄写的，因为我能清楚地看到纸上的小麦秸秆。这两本课本都很厚，

足有原来课本的两倍厚，字迹也东倒西歪，但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课本。

有了课本之后，每次考试，我在班上的成绩总是第一。在我的记忆里这个位置似乎从未改变过。进入大学的第一天，全校新生点名时，校长念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。

然而真正让我出风头的不是今后的岁月，而是小学一年级结束后的语文考试。在过了三十八年之后，我仍清楚记得当时的一切：土坯房教室、有篮球架的操场、一阵暴雨过后湛蓝色的天空、支在操场上的黑板，以及班主任江老师。考试的内容是背诵两篇课文，你可以任选两篇，一长一短。背诵之后江老师会把你的名字和成绩当场写在黑板上。我是最后几位考试的学生，轮到我时，我背的不只是两篇课文，而是整整一本书，二百七十九页。从“毛主席万岁”到“阿尔巴尼亚小朋友”。在我开始背诵时操场上还是吵吵嚷嚷的，当背到三分之一时，整个学校都安静下来了，从一年级到五年级（当时小学是五年制）。那会儿是课间休息时间，五分钟之后，值班老师竟忘了敲上课铃铛，学生们都没有走进教室。我们的学校建在一个山洼里，三面环山。老师和学生们都站在三面山上，静听我背诵。当我背完最后一个句子后，先是静默，随后整个学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

这个时候，江老师对尚未考试的几个学生说，你们明天再考吧。然后一把将我托放在他的肩上，对我又似乎对全校学生说：我们回家去！

江老师的家就在我家上面一个湾子里，他回家必须从我家门口路过。可是学校离我们家有四里路，虽然是公路，却是高低不平、

尘土飞扬。我就骑在江老师的肩膀上，后面跟着我的同学，他们一路为我欢呼，好像我是一个从战场上凯旋的英雄。

江老师没有直接把我扛回家，因为他看到了在田里割麦子的我的父亲。那时还没有分田到户，全队的人都在一起干活。在田畈中间那一溜儿几块大田里，共有五六十人在劳动。我们来到他们中间，而江老师直接把我送到父亲面前，严肃地对我父亲说：你的儿子孙前是个天才，你要好好培养他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读书。我的父亲尽管吊儿郎当，但他对有文化的人还是很尊敬的，江老师就是父亲尊敬的人之一。父亲郑重地向江老师保证，一定要让我读完所有的学业。父亲说，只要这个狗日的读得进去，我一定让他读！而我似乎听出另一种味道，父亲似乎在请我吃肉，只要我吃得进去，十斤八斤他都舍得。